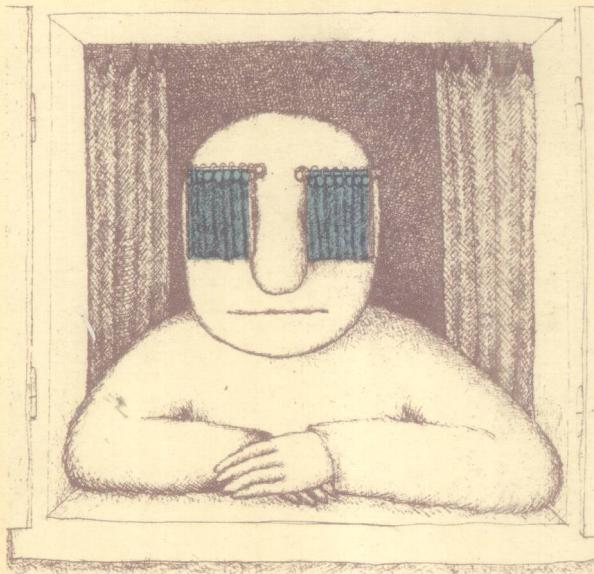


破道语呓

图·文 杨志强



OP(!@%&&(*0)(_) + _)(*!%\$#@!%&&**0))(&!\$#@##\$%111*&(0)_ - &!%\$##% !#\$%
)(&!\$#@##\$%111*&(0)_ * &!%\$##% # \$% && **ff_ (*&!%\$%\$::" > <>??`OP(!@%&&(*0)(_) + _)
111*&(0)_ * &!%\$##% # \$% && **ff_ (*&!%\$%\$::" > <>??`OP(#\$%111*&(0)_ * &!%\$##% !@%&&
\$%\$%&& **ff_ (*&!%\$%\$::" > <>??`OP(&& **ff_ (*&!%\$%\$::" > <>??`OP(!@%&&(*0)(_) + _)(*!%\$#
\$%\$%&& **ff_ (*&!%\$%\$::" > <>??`OP(!@%&&(*0)(_) + _)(*!%\$#@!%&&**0))(&!\$#@##\$%111*&(0)_ * &!%\$#
1&&** 智者说话是有话要说，愚者说话是因为想说。 (*&!%\$%\$::" > <>??`OP(!@%&&(*0)(_) + _)(*!%\$#

Chinese Copyright ©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呓语道破 / 杨志强著.

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0.4

ISBN 978-7-108-03338-3

I . 呶… II . 杨… III . ①散文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

②漫画－作品集－中国－现代 IV . I267 J228 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3616号

责任编辑 王振峰

装帧设计 鲁明静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年4月北京第1版

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5

字 数 70千字 图片 188幅

印 数 0,001—8,000册

定 价 22.00元

I267
2318

呓语道破

图·文 杨志强



C2010034761

A white rectangular sticker containing a barcode and the number C2010034761.

目 录

辑一 无聊才读书？

读书	7
风檐展书读	16
躲进书里	20
无聊才读书？	23
古典的魅力	27
逃学偶遇	34
神话	41
千面人生	47
“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”	55
“虚无”与真实	59
阅读历史	69

辑二 闲言碎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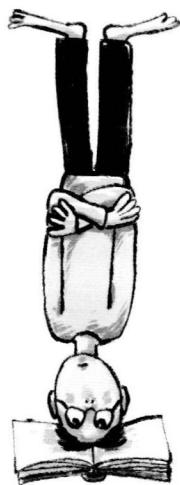
- 秘籍里的中文 75
语言和诡术 79
另一种真实 83
人算不如天算 87
巴别塔的随想 91
心病还需心药医 95
江湖文化 99
“文化沙漠”里的“次文化” 105
“狗咬人”和“人咬狗” 111
琴瑟之梦与倒果为因 117
永恒的战争 121
谈“情”说“爱” 125
道貌岸然? 131
解药 1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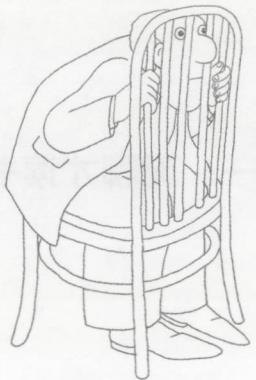
结语

- 微言小义 151



辑一 无聊才读书？





最初是我们造成习惯，
之后是习惯造成我们。

——王尔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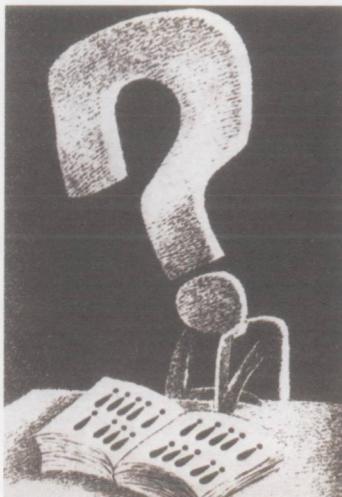
屈原不是有《天问》吗？

读 书

一

小时候，家里管得严，不许出门玩，放学后百无聊赖，唯一的节目是翻箱倒柜找书看。幸亏家里书也多，于是小三前读完了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等一大堆每个中国男孩的必读书，小学毕业时，“五四”到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及西方近代著名小说，大致已熟读，还把一套足有四块砖头厚的《辞源》由头到尾读了两遍，到念中学时，我已在啃历史和美学了。因为读书早，每进学校都比同学小两岁，男追女逐的打闹永远挨不上边，只好常坐在一旁发呆，由是班主任给我起了个外号叫“冰山”。我对这充满文艺色彩的封号却不抱好感，因为这有向往当其酸溜溜的文艺青年之嫌。我并没有想过当作

富兰克林说：“读书难，思索难，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。”我们的古人也说终日而思不如须臾所学，但人总是对某些事情大惑不解才找书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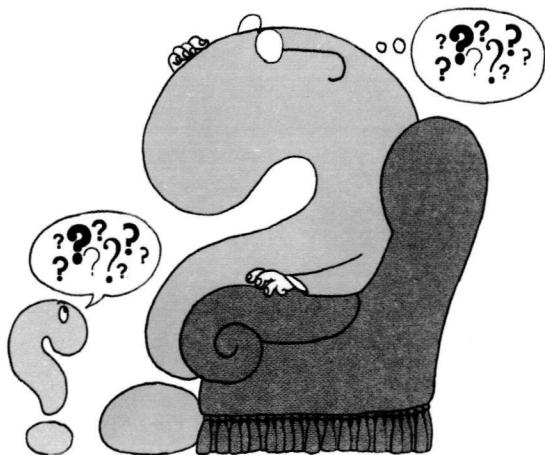


家，甚至后来学画也没想过当画家。学什么读什么，当时只觉个中是个引人入胜的无底洞。我喜欢这无底洞，这是一个由前辈学人按十九世纪的理性思维编织的大千世界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包括现存的社会制度、风土人情、典章文物。我爱这一切，也愿自己透明如水晶，镶在这天地里，如果没有“文革”……

由是我床头便多了许多以前碰也不碰的书：既然我们向往的是由两个德国人发的端，两个俄国人建的树，就从祖师爷那儿开始读吧……这四个人的全集合起来足有近百卷，两年中我读了泰半，发觉愈近原祖则愈可爱可敬可亲。我开始想写点什么，于是大祸临头，先是牢狱，后是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农场改造，干不是人干的活，还有无日无之的批斗游街……有一天傍晚，我收工路过一个澄澈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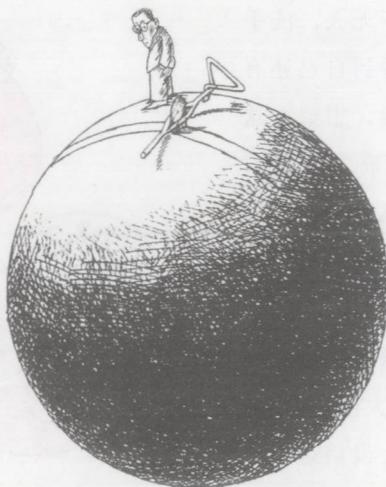
水库，四下无人，洗手时无意间看到自己还有点稚气的脸，想到在这世界还未活满二十二年，往后若年年月月要过这日子还不打紧，因为事前也早料到会有这结局，但如铅似铁的现实令我疑心。是我太相信书上的东西，才会误信这世界有真理？我以前读过的，是否只是古今中外一代接连着一代的书呆子在痴人说梦？若人类号称智慧和光明的东西不过是梦呓，活在这世间还有何意义？我惶惑，却不甘跳进水库里了此一生，便躺在大坝上仰望还发着蓝光的苍穹。但见白云是那样皎洁，那样崇高，令人油然记起贝多芬的钢琴声响。远处，田野一片无边的绿，还有点缀其间的村落，炊烟萦绕，是何等的美。那些祖辈什么也不想的农人正张罗着粗饭淡食吧？为什么这些平素看来善良可爱的人，一到可奉旨行凶时仿如参与兴高采烈的嗜血庆典？我又想起了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，历史就是如此这般的人写成的吧？若如是，人是什么？人性又是什么？在顷刻与野兽无异的人性面前，文明和理性又有何价值？

我缓缓地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去。是的，我还读得太少。屈原不是有《天问》吗？若我能弄清这人世间乾旋坤转的底蕴，即使这辈子都倒霉，那又如何？



西人爱说：世界是一本大书，只看我们是否会读它。好书不回避对这世界的问号，世界也总是在人们面前不断地展示对既有书本的问号。我们就生存在这个充满问号的世界里。

莎士比亚说，知识是升天的羽翼，但如果你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，看到的则未必是天堂，有时等着你的，说不定是地狱之火。希腊神话中那个普罗米修斯窃火人间的寓言，可不只是个故事而已。



二

在那个年头，现行反革命是四类分子，人称“四叔”。被判专政对象即逢人低一等，谁都可当面侮辱你，指使你做最脏最累的活。判刑还有个年期，“四叔”却是终其一生的贱民。没人把你当人也有个好处，便是谁也不用应酬，尽可专心读书，冷眼人间寒热。日子在一年一年地过去，时势的转变也在戏剧性地一字一句地让我不幸言中。人们都在窃窃私语，但批斗不但没停止，新的发难更接踵而来。这可难为了那些不找别人麻烦便不安乐的人，加上我床头放着一大堆人们奉若神明、但谁也没兴趣看、且想看也不一定看得懂的书，批斗我

人人都夸赞安徒生《皇帝的新衣》故事里的那个小孩，但恐怕历来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蠢事的，也多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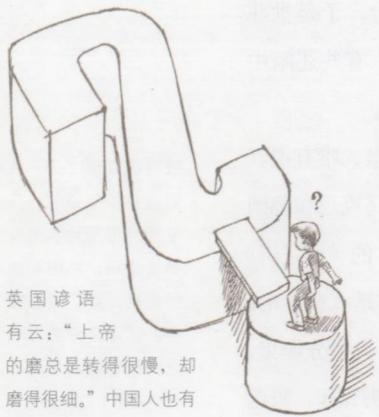


的人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我回起嘴来自己下不了台，于是批斗不但成了儿戏，不少人对我反而多了几分敬意，有些还暗中护着我。如今，我还保留着许多这时的患难之交。

那些年也几乎无书可读。学英文连字典也被禁，唯有把红宝书、鲁迅小说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对照着念。读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却没人非议，我便把《资本论》和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交叉对应着来读。碰巧一同受罪的有个老右派，是《资本论》中译者王亚南的学生。此人早已被折腾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，人人都把他当做可供狎弄欺凌的小丑。他平素也头耷耷，眼湿润，装聋作哑，许癫扮傻，但若有人暗地里和他谈学问便眉飞色舞，口若悬河。我的古典经济学知识，便是浑身恶臭地在粪池里干活时向他讨教的。至今，若我想起亚当·斯密和李嘉图，总不自觉地想起一股粪味。每当夜深人静，监督我的人都睡着了，我便支撑着疲不堪的身子在蚊帐里点起小煤油灯，那是和“哲学之王”相遇的时刻。在瞌睡挣扎中读了三年，看着这两个已故的思想巨头各自从倒错的立脚点出发，用简单的概念、以令人叹服的逻辑、由里及表地推演出整个外观世界，每章每节都闪烁着智慧的灵光，叫人浑忘了此刻的囹圄生涯。虽生活在罐头中，心却可像出笼的鸟儿般翱翔，愈飞愈高，仿佛可俯瞰这世界。读完这两部书的那晚，我合上书本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走到宿舍外的茅厕旁，看着远处横躺在地平线上的黑沉沉的荒山大岭，山脚依稀有一堆火在燃烧。那火愈烧愈亮，山也似乎为我

猜测是真理之母，我们迄今所知道的，几乎无一不是我们的前辈在猜测。我们知道得愈多，疑虑也必愈多。怀疑是开启真相之门的钥匙，那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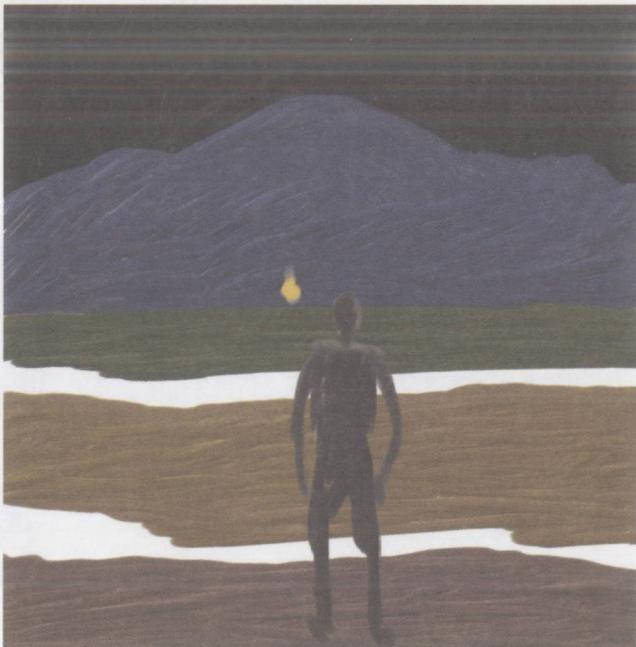




英国谚语有云：“上帝的磨总是转得很慢，却磨得很细。”中国人也有句老话：“人在做，天在看。”是以，哈代说：“好问之人，一无所失。”罗斯福则说：“我们唯一需要的恐惧是恐惧本身。”

打开了一个洞。那是另一个世界，我们的前辈都在那儿走着，只要我也走过去，里面尽是令人惊叹的宝藏。

至今，我还常记起这幻觉中的一幕，尽管这两部书到底说了些什么，现在差不多已忘得七七八八，也尽管后来我对这两部书有了新的看法。也许，它们已融入了我的血液中，与后来所读的化为一体，变成了另一种东西。人的灵性，就是这样形成的吧？儿时读过刘西渭的《咀华集》，文字全忘却了，只有书名还清晰记得。读书人就像贪得无厌的蜜蜂，在茫茫书海里，寻找着那些至今还放着异彩的智慧



至今我还常记起这幻觉中的一幕……

之花，细细咀嚼。没有人能说，你细嚼了哪一朵花便能成仙得道，但对心里藏着千般问号的人来说，学海无涯，所读所知的也许不过尔尔，但偶有所得，便欲仙欲死，黄金屋与颜如玉尽在其间。

三

书呆子做事喜欢破釜沉舟，只要想知道的，潜水撞墙也在所不惜。也许生来禀性如是，想学得现实点也难。多年前有次听了帕瓦罗蒂唱《波希米亚人》中“啊，你冰冷的小手”，为之动容，知道歌剧是好东西，便想把能找到的歌剧的录音或录像都领略一遍，就这样如痴如醉的听了二十多年。有段日子迷上海顿，便由他那足有三十三张CD一百零四首的“交响曲全集”开始，一曲一曲地细听，活像读书那样一页一页地领教……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，书呆子的钱包也总有山穷水尽的日子。有人说我这些年买书买唱片的钱足可买一房子，我没有计算过，只知道每到一地，最熟悉的去处是书店和唱片店，即使让这些店像吸血的水螅般吸干了存折上的圈圈也在所不惜。

赫塞（Paul Hersey）小说写过一个在荒野被饥饿折磨了许久的人，一旦被救起，看见食物便如狼似虎，结果让自己吃得像个西瓜。初到香港的日子，看到许多梦想多年的书，便如饕餮般搜罗。我那做生意的父亲看着我一房间尽是书，倚门叹曰：“书呆子，这是香港，你会饿死的。”父亲死去多年，我却没饿死，还活得好好。有时想起他说这话时的表情，常想起《新约》中耶稣初传道时，有两个人跟着他。耶

稣停下来问：“你们找什么？”是的，每个人来到这世上，都得寻找什么东西。你找什么便有什么，上天总会成全那些为找什么而不惜一切的人。神话学家坎贝尔（Joseph Campbell）就常强调这一点，他是从自己的经验和无数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暗喻中，把这看做是从古到今不分种族的智慧信条。

我是职业画人，但若此刻给自己“埋单”，相信此生花在读书和听音乐等“不务正业”的时间会更多，有许多年，更几乎忘记了自己能画画。我始终相信，一个人若只在自己的专业里钻牛角尖，再好也有限。画人到底是画他自己对这世界的理解，在画他自己的心而已。一个人要活得好好地，就必须顺着心之所指，做自己觉得不做就浑身不舒服的事。上天也不会化作头顶光环的白胡子老人来告诉你，你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。若你信有神明，神明就住在你心中，聪明人该把自己交付给所信的。

在最倒霉的日子，有人问我，你还那么年轻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我说：“一包烟，一口饭，一份报纸几本书，予愿已足。”如今，烟有损健康，戒了；报纸愈来愈没看头，也戒了；饭和书则仍戒不了。书呆子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？求知而已。





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这传承里……

一个人，若他每天心头常泛起的是莫扎特们的轻快旋律，脑子里回旋的是对这世界数不清的问号，这些问号，无数走在他前面的高人留下了许多绝顶聪明的见解，能直白的是书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艺术，尽管终身求索，能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，但也足够他展开自己的触觉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过自己喜欢的日子。在这并不美好的人间，人生可以是美丽的，也可以晦暗甚至可以有如地狱，这与你所处的环境无关。若你能心游九极，即使你不幸堕入一个惨绝人寰的境地，只要你仍追寻心中的天国，你仍是活得最美丽的一个。文化是美好心灵的传承，是生活智慧的传承，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这传承里，你便能活在古往今来活得最不枉此生的人中间，哪怕你是跟着这队伍最后头最渺小的。昔人云，人所具有的我具有，此之谓也。

